

■名家茶座

■法官日记

担当者,胆当也

武康路

□于文岗

□汪 菲

当今,担当该算个热词儿。但热也多在嘴上,事上不是很多。就说武汉疫情,初期你看见担当了吗?武汉没看见,在潜江看见了。就在元月17日,武汉启动春节文化惠民活动、第二天百步亭万家宴开席、第三天武汉官方通报“疫情可防可控”当口,同属湖北的潜江市,市委书记吴祖云和市长龚定荣,却做出了一个提前武汉6天的封城决定,结果潜江成为省内除神农架外疫情最轻的一个市。

越是紧要关头越凸显“胆”当。2008年5月12日,汶川地震,成都部分地区受灾严重。夜幕降临时,几百万成都人仍滞留街头,巴望着给个权威意见。当时省委书记、省长和市委书记都陪温总理去了汶川,专家又不愿现身表态。咋办?成都市长葛红林决定自行发表电视讲话。市政府秘书长提醒他,是否把在家领导召集起来,对讲话内

容集体决策?葛市长断然否决其好意:这时候做不做决定、做什么样决定,完全取决于我。晚上20点26分,葛红林如期出现在电视上,明确告知市民:“除危房外,今晚市民都可以进室内正常休息。”这正是市民期盼的一句话,也是最有担当的一句话。

还有越重大问题越凸显“胆”当。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后,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被任命为国务院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副组长、恢复唐山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。华国锋两次视察唐山,都由他陪同。唐山地震20周年搞展览,张百发应邀参加了开幕式。他一看整个展览没有华国锋一张照片,没有分管唐山抗震救灾恢复建设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一张照片,就当着许多人大声说:“这个展览不实事求是。这样的展览怎能没有华国锋的照片呢?华国锋是代表党中央、代表毛主席、代表国务院来唐山

的。他非常关心唐山的抗震救灾情况。关于唐山恢复建设的情况,我们都是直接向谷牧副总理汇报。”话音刚落,有些好心人马上劝他“说话注意点”(《张百发画传》第70页)。

胆从何来?从上述实例看,一是来自实事求是。张百发所以说“这个展览不实事求是”,正是因在他眼里,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高于一切。所以,有人劝他“说话注意点”时,他回说“注意什么?我们是共产党,共产党是最讲‘做老实人,说老实话’的。我张百发说的可都是老实话。”二是来自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。无私才能无畏,潜江主官所以能自作主张,做出一个看似不合湖北大局和欢欢喜喜过大年氛围的封城决定,至少在轻重缓急的天平上,在所有利弊的权衡抉择中,把潜江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了最急最重位置。即使最终真的“人

不传人,可防可控”,封城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祥和喜庆被问罪革职,也在所不惜。三是来自于艺高人胆大。葛红林市长能够给惶恐中的市民一个有担当的承诺,绝非莽汉撞大运,而是基于他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功底和“成都的地质结构我很清楚”的了解。

担当诚可贵,胆怯不可为。领导者的责任担当,不仅能更好地从实际出发,且有利于校正上级指导偏差和弥补领导失误等疏漏,保证施政的良性与优化。然而,担当不易。除了胆量,还须求真务实、有知有识。即使智勇双全,依然有难有险。因而人们多习于听命,惯于唯上,怯于担当。遵命行事、省心省力、免于担责还能讨喜,但终难保一方平安。由此可见,担更近乎胆。胆者,胆量、勇气、信守、学识之集成。胆识不具,担当难当。是故胆量须用知识壮,担当须要“胆”来当。

■灯下漫笔

难忘恩师提携

□沈 栖

今年是著名杂文家拾风诞辰100周年,我深切怀念这位恩师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作为老三届一员被分配进入一家纺织厂。那时,我的业余时间多沉迷于读鲁迅文章,继而由鲁迅著作旁涉现代文学。

1985年,我由华东师大第一届夜大学中文系毕业,调入上海市司法局。1988年初进本报。俗话说:“隔行如隔山”。新闻工作的“短平快”令我没有坐冷板凳的时间,当然也就没有“耐得寂寞”的雅趣,现代文学的研读只得“割爱”,代之以“千字文”的写作,或短论,或时评,或按语,或社论,继而进入杂文创作。

我颇为幸运!因为在杂文创作的道路上,我每每受到上海杂文界前辈的鼓励、奖掖和指导,尤其是拾风先生堪为“引路人”,他对我杂文创作的提携,令我没齿难忘!

我跨入新闻工作的门槛,恰逢我国改革开放刚走完第一个10年。那时,我国社会发展总的态势是:革故鼎新,拨乱反正,正本清源,思想界空前解放,舆论界空前活跃。这一态势不仅提供了一个极为宽松的言论环境,还向世人提供了一系列亟需考量、思索、探讨、解答的话题。我,一名新闻界的新兵,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敢想敢说,那时写下不少言论。是拾风为我纠偏扶弊,给我传授经验,勉励我在杂文创作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。

一次交谈时,拾风建议我将近年来的杂文作一遴选,辑册出版,由他向上海三联书店推荐,并承诺写序。我陡然受宠若惊!我将书稿整理好送其审阅后的一个星期,他已将序言写就,还将此序交《文汇报》副刊“笔会”,以《杂文与纯情》为题发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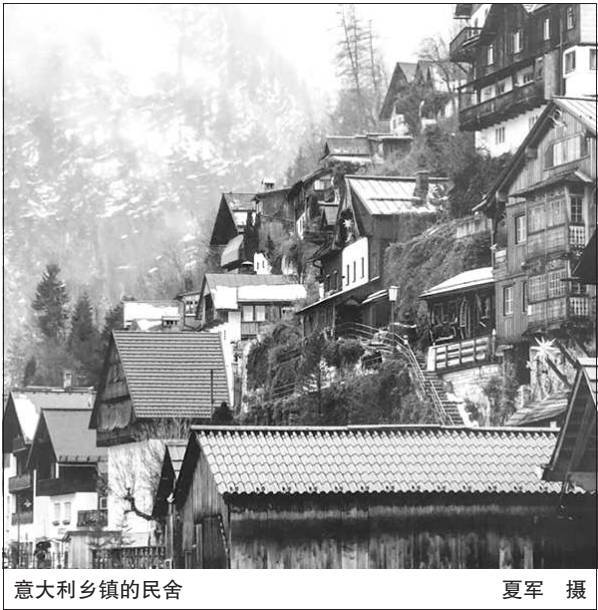
说起我的第一本杂文集书名,还有一段佳话。当时,拾风要求我自己先拟两个书名,我思虑一番,初拟为《起步集》《世象纵论》《并非闲话》。拾风先生边看边琢磨,说:“依我看,还是叫《明天的废话》吧!因为书中所选

杂文大多是抨击时弊的,这些存在于‘今天’的时弊,经过正义和真理与之斗争,‘明天’理应不复存在,换言之,这些杂文所言,‘明天’理应也就成为了‘废话’。”此番话说得何等精辟!遗憾的是,该书编辑最后定名的竟是《世象纵论》。又过了三年,书林出版社拟出版《报人杂文丛书》。经时任《文汇报》总编辑刘金先生推荐,我忝列末位。拾风得知后替我这位“门生”的创作进步而高兴,并嘱我:“这次书名不妨再以《明天的废话》试试。”结果如愿以偿,《明天的废话》成为了我第二本杂文自选集的书名。

尤其难忘的是,当我从拾风手中取回第一本杂文集书稿时,一时惊诧不已。只见厚厚的一叠书稿,几乎每页都有红笔的批改,或文句冗长的删简,或题目过俗的更改,或史料不确的斧正,甚或标点符号的不规范处也一一修正。如此细心,如此认真,凝聚了恩师几多汗水、几多心血!在感恩之余,我当为自己的粗枝大叶、马虎行文而感到汗颜!拾风先生谨慎、推敲的写作态度极大地影响了我日后的杂文创作,从此我在立意、谋篇、考据、遣词造句方面,再也不敢敷衍成篇了。

1992年秋,河南教育出版社继《杂文创作百家谈》一书后,又拟出版《中学生杂文读本》。它选择了国内有影响力的90位杂文名家佳作为范本,文后附有作者简介和评论文章。拾风的杂文名篇《“见马克思去!”》列入其中。他把写评论的任务交给了我。在他诠释题旨、讲解结构、写作感悟的基础上,我不揣陋识,以《思想深刻文笔老练》为题写了赏析文章。我知道,这些略有见地的评说是对拾风杂文名篇的一种体悟,更多的是他对一位后生的嘉奖和勉勵。

在我三十多年的杂文创作生涯中,恩师拾风的提携是一段难以抹去的记忆。以往,恩师引领我勇于起步,艰辛跋涉,不断探索,喜获硕果;日后,其精神将永远激励我继续在杂文创作的道路上奋进,矢志不渝!



■私人相册

在母爱呵护下

□任炽越

来,母亲的笑脸与温暖的目光,成了我这次住院的唯一记忆。

青年时,母爱化成了热腾腾的泡饭,让我抵御了冬日的寒冷。我中学毕业后,去浦东一家翻砂厂学徒。由于家庭出身不好,进厂后被分配到又脏又累的炉灶组,负责修大炉与炼铁铸模,上早班时,需早上六点前就赶到厂。

冬天寒冷,我捂在被窝里爬不起来,每天清晨,总是母亲轻轻摇醒我,并替我在煤油炉上烧好热气腾腾的泡饭,看着我睡意朦胧地吃下去二大碗泡饭,再去上班。热泡饭下肚后,我浑身发热,在母亲目送中,冲向寒冷的黑暗。

到了厂里后,我全身上下脱个精光,换上又硬又冷的帆布工作服,心里却再也不觉得寒冷了。然后从地上捡起根草绳,扎在腰里,立刻跟着师傅干起了活。当上午十点左右,一天活儿快结束,肚子里咕噜咕噜唱起“空城计”时,我才觉得那二大碗泡饭的热量,早已消耗殆尽了。

中年时,母爱化成了红烧鲤鱼,让我信心倍增。改革开放后,我考入了业余大学,工余上课学

习,参加一年一度的考试。母亲为我有上大学的机会非常高兴,她让我少承担家务琐事,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、完成作业。毕业考试前,单位里放了几天假,给我们复习迎考,我就在母亲家附近的图书馆复习功课。

那天考好第一门课,我顶着骄阳,骑着自行车去母亲处吃午饭。刚踏进门,正在厨房烧菜的母亲见我满头大汗,赶紧对我说,快去擦把脸,我给你留了西瓜,先吃一块解解暑,菜马上烧好,我们就吃饭。不一会,母亲端着碗红烧鲤鱼进屋,对我说鲤鱼跳龙门,明年交好运!我望着母亲眸子中闪亮的光采,心中充满了欣喜,更增添了对大学毕业考试,取得优秀成绩的信心。

当年在艰难中,母亲带着我们,跨过一个又一个生活坎坷的勇敢情景。我顿时感受到了,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母爱的力量。

如今,母亲虽然已离我们远去,但她留下的母爱,始终滋润着我的心田。

在母爱的呵护下,我们永远是母亲的孩子!